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白对照

四库全书

第八十七卷

主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许迁于夷者，乃此地。十三年，公子比为乱，使观从从师于乾溪，王从溃，灵王亡，不知所在；平王即位，杀囚，衣之王服，而流诸汉，乃取葬之，以靖国人，而赴以乾溪。灵王实缢于芊尹申亥氏，他年申以王柩告，乃改葬之，而非死于乾溪也。昭王二十七年，吴伐陈，王帅师救陈，次于城父；将战，王卒于城父。而《春秋》又云：“弑其君于乾溪。”则后世谓灵王实死于是，理不足怪也。

【译文】

楚灵王十二年，楚王在州来巡猎，派荡侯、潘子、司马督、鄢尹午、陵尹喜率领军队包围徐以威胁吴，楚王驻扎在乾溪。这就是城父的乾溪。灵王八年允许迁到东方少数民族之地的，就是这里。楚灵王十三年，公子比叛乱，他派观从在乾溪率领部队作战，楚王的军队溃败，楚王死后，不知道尸骨在什么地方；楚平王即位，杀了囚犯，给他穿上灵王的衣服，投入汉水中漂流，以便打捞上来埋葬，借此安慰国人，于是就在花溪找到尸体并报丧。灵王其实是被芊尹申亥氏缢死的，另一年，申亥将楚王棺柩之事报告了，于是改葬，而不是楚王死在乾溪。楚昭王二十七年，吴国讨伐陈国，楚王率领军队救援陈国，驻扎在城父；将要开战时，楚王在城父去世。可是《春秋》又说：“臣子在乾溪杀了他们的国君。”那么后世说灵王实实在在死在这里，照理说也不值得奇怪了。

【原文】

今人守郡谓之“建麾”，盖用颜延年诗：“一麾乃出守。”此误也。延年谓“一麾”者，乃指麾之麾，如武王“右秉白旄以麾”之麾，非旌麾之麾也。延年《阮始平》诗云“屡荐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”者，谓山涛荐咸为吏部郎，三上武帝，不用，后为荀勖一挤，遂出始平，故有此句。延年被摈，以此自托耳。自杜牧为《登乐游原》诗云：“拟把一麾江海去，乐游原上望昭陵。”始谬用一麾，自此遂为故事。



【译文】

现在的人出守州郡称为“建麾”，是用了颜延年的那句诗“一麾乃出守”，这是错的。颜延年称“一麾”是指“麾”的“麾”，就像武王“右秉白旄以麾”的“麾”，而不是“旌麾”的“麾”。颜延年的《阮始平》诗说“屡荐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”，就是指山涛推荐阮咸为吏部郎，三次上书，武帝都不用阮咸，后来被荀勖一排挤，就出任到始平，所以有这句诗。颜延年被排斥，借这诗句作为自己的寄托。从杜牧的《登乐游原》写诗说：“拟把一麾江海去，乐游原上望昭陵。”人们才错用“一麾”。从这时起就成了一个典故。

【原文】

除拜官职，谓除其旧籍，不然也。除，犹易也，以新易旧曰除，如新旧岁之交谓之“岁除”，《易》：“除戒器，戒不虞。”以新易弊，所以备不虞也。除谓之除者，自下而上，亦更易之义。

【译文】

任命官职，称为“除其旧籍”，这不正确。“除”如同“易”，用新职替换旧职称“除”，就如新年旧年之交称为“岁除”。《易经》说：“除戒器，戒不虞。”就是用新的换去坏的，以防备意料之外的灾祸。官爵的升迁称为“除”，从下到上，也是更换的意思。

【原文】

世人画韩退之，小面而美髯，著纱帽。此乃江南韩熙载耳，尚有当时所画，题志甚明。熙载谥文靖，江南人谓之韩文公，因此遂谬以为退之。退之肥而寡髯。元丰中，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，郡县所画，皆是熙载。后世不复可辨，退之遂为熙载矣。

【译文】

世人画韩愈，是小脸孔又有漂亮的胡须，戴着纱帽。这是江南的韩熙载，还有当时的画，题字和标记很清楚。韩熙载的谥号是文

靖，江南人称它“韩文公”，因此就错误地以为是韩愈。韩愈胖而胡须少。元丰年间，用韩愈随文宣王庙受祭，郡县画的，都是韩熙载。后世不能再分辨，韩愈就成为韩熙载了。

【原文】

今之数钱，百钱谓之陌者，借陌字用之，其实只是百字，如什与伍耳。唐自皇甫懿为垫钱法，至昭宗末，乃定八十为陌。汉隐帝时，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钱，又减三钱，以七十七为陌，输官仍用八十。至今输官钱有用八十陌者。《唐书》：“开元钱重二铢四参。”今蜀郡亦以十参为一铢。参吾古之𠂔字，恐相传之误耳。

【译文】

如今的人计算钱数，100钱叫做“陌”，是借用了“陌”字，其实只是个“百”字，如同“什”与“伍”罢了。唐代从皇甫懿推行垫钱法起，到昭宗末年，就规定80钱为“陌”。后汉隐帝时，三司使王章每次支出官府钱，又减少3钱，用77钱为“陌”，百姓交纳官府还是80钱。直到现在，交纳官府的钱还有用80钱为“陌”的。《唐书》上说：“开元钱重二铢四参。”如今蜀郡也把十参作为一铢。“参”是古代的“𠂔”字，恐怕是互相传抄的错误吧。

【原文】

前史称严武为剑南节度使，放肆不法，李白为之作《蜀道难》。按孟棨所记，白初至京师，贺知章闻其名，首诣之，白出《蜀道难》，读未毕，称叹数四。时乃天宝初也，此时白已作《蜀道难》。严武为剑南，乃在至德以后肃宗时，年代甚远。盖小说所记，各得于一时见闻，本末不相知，率多舛误，皆此文之类。李白集中称“刺章仇兼琼”，与《唐书》所载不同，此《唐书》误也。

【译文】

以前的史书称严武任剑南节度使，为所欲为，不守法纪，李白因此作了《蜀道难》。据孟棨记载，李白最初到京城，贺知章听到他

◆ 四库全书

的名字，最先去拜访，李白拿出《蜀道难》，贺知章还没有读完，就称赞了许多次。时间是在唐代天宝初年，这时李白已经作了《蜀道难》。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是在至德年以后肃宗朝，年代相隔太远。大概小说的记录，都得于一时的见闻，并不明白事情的原委，错乱很多，就像这段文字一样。李白的诗集中说是“讽刺章仇兼琼”，与《唐书》的记载不同，这是《唐书》的错误。

【原文】

【文补】

【文补】

【原文】

【文补】

卷五

乐律一

【原文】

《周礼》：“凡乐，圜钟为宫，黄钟为角，太簇为徵，姑洗为羽。若乐六变，则天神皆降，可得而礼矣。函钟为宫，太簇为角，姑洗为徵，南吕为羽。若乐八变，即地祇皆出，可得而礼矣。黄钟为宫，大吕为角，太簇为徵，应钟为羽。若乐九变，则人鬼可得而礼矣。”凡声之高下，列为五等，以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名之。为之主者曰宫，次二曰商，次三曰角，次四曰徵，次五曰羽，此谓之序。名可易，序不可易。圜钟为宫，则黄钟乃第五羽声也，今则谓之角，虽谓之角，名则易矣，其实第五之声，安能变哉？强谓之角而已。先王为乐之意，盖不如是也。

【译文】

《周礼》上说：“作为祭祀音乐，如果以圆钟为宫，黄钟为角，太簇为徵，姑洗为羽。经过六节变换演奏，可以使天神下降，并祭奠他们。以函钟为宫，太簇为角，姑洗为徵，南吕为羽。如果乐调经过八节变换，地祇就会出现，就可祭祀他们了。以黄钟为宫，大吕为角，太簇为徵，应钟为羽。如果乐调经过九节变换，那人鬼也可祭祀了。”整个音调的高低，分成五等，用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作为名称。排在前面的叫“宫”，第二位叫“商”，第三位叫“角”，第四位叫“徵”，第五位叫“羽”，这就叫做次序。调名可以变换，次序不能变换。圆钟为宫，那黄钟就是第五位羽音了，如今就称它为角，虽然叫做角，名称变换了，其实第五位的音调怎能变换呢？是

勉强叫做角罢了。古代圣王创制音乐的本义，大概不是这样。

【原文】

世之乐异乎郊庙之乐者，如圜钟为宫，则林钟角声也。乐有用林钟者，则变而用黄钟，此祀天神之音云耳，非谓能易羽以为角也。函钟为宫，则太簇徵声也。乐有用太簇者，则变而用姑洗，此求地祇之音云耳，非谓能易羽以为徵也。黄钟为宫，则南吕羽声也。乐有用南吕者，则变而用应钟，此求人鬼之音云耳，非谓能变均外音声以为羽也。

【译文】

世俗的音乐和郊庙音乐是有区别的，比如以圆钟为宫，那么林钟就呈角声。若在该用林钟的地方改用了黄钟，这就是祭祀天神的音乐了，不是说能把羽音变换成角音。用函钟为宫，那太簇就是徵了。音乐中有用太簇的。就变成用姑洗，这是祈求地祇的音乐了，不是说能把羽音变换成徵音。用黄钟为宫，那南吕就是羽了。音乐中有用南吕的，就变成用应钟，这是祈求人鬼的音乐了，不是说能把韵外交错的音调变换成羽音。

【原文】

声之不用商，先儒以谓恶杀声也。黄钟之太簇，函钟之南吕，皆商也，是杀声未尝不用也，所以不用商者，商，中声也。宫生徵、徵生商，商生羽，羽生角。故商为中声。降兴上下之神，虚其中声人声也。遗乎人声，所以致一于鬼神也。

【译文】

这种音乐不用商调，因为从前的学者把它说成是恶杀的声音。黄钟到太簇，函钟到南吕都有商调，这说明杀声不是不能用，之所以不用商调，因为商调是中声。对升降上下的神，要空出那中声，中声是人声。除去人声，所以对于鬼神就可以达到一致。

【原文】

宗庙之乐，宫为之先，其次角，又次徵，又次羽。宫、角、徵、羽相次者，人乐之叙也，故以之求人鬼。圆丘方泽之乐，皆以角为先，其次徵，又次宫，又次羽。始于角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水。越金。不用商也。木、火、土、水相次者，天地之叙，故以之礼天地，此四音之叙也。

【译文】

祭祀宗庙的音乐，宫调放在最前面，其次是角调，再次是徵调，然后是羽调。宫、角、徵、羽依次排列，就是人间音乐的顺序，所以用它来祈求人鬼。祭祀天坛、地坛的音乐，都把角调放在最前面，其次是徵调，再次是宫调，然后是羽调。从角调开始是角配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水，越过了金，所以不用商调。木、火、土、水依次排列，是天地的次序，所以用来祭祀天地。这就是四个音调的顺序。

【原文】

天之气始于子，故先以黄钟；天之功毕于三月，故终之以姑洗。地之功见于正月，故先之以太簇；毕于八月，故终之以南吕。幽阴之气，钟于北方，人之所终归，鬼之所藏也，故先之以黄钟，终之以应钟。此三乐之始终也。

【译文】

天的气从子时开始，所以把黄钟排在最前面；天的功到三月结束，所以把姑洗放在最后面。地的功从正月出现，所以把太簇排在最前面；到八月结束，所以把南吕放在最后。阴暗的气汇聚在北方，那是人最后的归宿，鬼魂藏匿的地方，所以把黄钟排在最前面，把应钟放在最后面。这是三种音乐各自的始终。

【原文】

角者，物生之始也。徵者，物之成。羽者，物之终。天之气始于十一月，至于正月，万物萌动，地功见处，则天功之成也，故地以太簇为角，天以太簇为徵。三月万物悉达，天功毕处，则地功之成也，故天以姑洗为羽，地以姑洗为徵。八月生物尽成，地之功终焉，故南吕以为羽。

【译文】

角，表示事物的开始；徵，表示事物的形成；羽，表示事物的终结。天的气从十一月开始，到了正月，万物萌动，地功表现出来之处，那天功形成了，所以祭地把太簇作为角调，祭天把太簇作为徵调。到了三月，万物都长出来了，是天功结束之处，那地功形成了，所以祭天把姑洗作为羽调，祭地把姑洗作为徵调。到了八月，有生的物体都长成了。地的功终结了，所以把南吕作为羽调。

【原文】

古乐有下徵调，沈休文《宋书》曰：“下徵调法：林钟为宫，南吕为商。林钟本正声黄钟之徵变，谓之下徵调。”马融《长笛赋》曰：“反商下徵，每各异善。”谓南吕本黄钟之羽，变为下徵之商，皆以黄钟为主而已。此天地相与之序也。

【译文】

古代的音乐有下徵调。沈约《宋书》说：“下徵调的法则是：林钟为宫，南吕为商。林钟本来是正声，黄钟的徵调一变就叫做下徵调。”马融《长笛赋》说：“反商下徵，每各异善。”说的是南吕本是黄钟的羽调，变成下徵的商调，都是以黄钟为主而已。这是天与地在一起的顺序。

【原文】

人鬼始于正北，成于东北，终于西北，萃于幽阴之地也。始于

十一月，而成于正月者，幽阴之魄，稍出于东方也。全处幽阴，则不与人接；稍出于东方，故人鬼可得而礼也；终则复归于幽阴，复其常也。唯羽声独远于他均者。世乐始于十一月，终于八月者，天地岁事之一终也。鬼道无穷，非若岁事之有卒，故尽十二律然后终，事先追远之道，厚之至也，此庙乐之始终也。人鬼尽十二律为义，则始于黄钟，终于应钟，以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为叙，则始于宫声，自当以黄钟为宫也。

【译文】

人鬼开始在正北方，在东北方形成，在西北方结束，并聚集在阴暗的地府。在十一月开始，到正月形成，那是阴暗地方的魂魄，渐渐从东方出现。要是完全是阴暗的地方，就不能与人接近；渐渐地从东方出现，所以才可以祭祀人鬼。祭礼结束后又回到阴暗的地方，恢复它的常态。只有羽音距离其他音韵最远，所以世俗音乐从十一月开始，到八月结束，这正是天地间一年农事的一个始终。因为鬼道没有穷尽，不像一年的农事有一个结束，所以要用完 12 音律，然后完成祭祀先人追念远祖的事，这感情是极为深厚的，这是祭祀音乐的始终。祭祀人鬼要演奏完 12 音律为好，所以就从黄钟开始，到应钟结束。按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的顺序，就是从宫音开始，自然应当以黄钟为宫了。

【原文】

天神始于黄钟，终于姑洗，以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为叙，则宫声当在太簇徵之后，姑洗羽之前，则自当以圜钟为宫也。地祇始于太簇，终于南吕，以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为叙，则宫声当在姑洗徵之后，南吕羽之前，中间唯函钟当均，自当以函钟为宫也。

【译文】

祭祀天神从黄钟开始，到姑洗结束，按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的顺序，那宫音应当在太簇徵音的后面，姑洗羽音的前面，就当然要以圜钟为宫了。祭祀地祇从太簇开始，到南吕结束，按木、火、土、

金、水的顺序，那宫音应当在姑洗徵音的后面，南吕羽音的前面，中间只有函钟正合韵律，自然应当以函钟为宫了。

【原文】

天神用圜钟之后，姑洗之前，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。不曰夹钟，而曰圜钟者，以天体言之也。不曰林钟，曰函钟者，以地道言之也。黄钟无异名，人道也。此三律为宫，次叙定理，非可以意凿也。圜钟六变，函钟八变，黄钟九变，同会于卯，卯者，昏明之交，所以交上下、通幽明、合人神，故天神、地祇、人鬼可得而礼也。自辰以往常在昼，自寅以来常在夜，故卯为昏明之交，当其中间，昼夜夹之，故谓之夹钟。

【译文】

祭祀天神用在圆钟的后面，姑洗的前面，只有圆钟一个音律，自然应该用它。不称夹钟而称圆钟的原因，是因为天体是圆形的。不称林钟而称函钟的原因，是因为地是承载万物的。黄钟没有别的名称，因为它是祭祀人鬼的开始，象征人之道。这三种音律定为宫调，次序排列有固定的规则，不是可以随意决定的。圆钟为宫演奏6节，函钟为宫演奏8节，黄钟为宫演奏9节，一同在卯时会合。卯时是黑夜和白天相交的时间，所以能够连接天地，贯通阴阳，聚集人神，所以天神、地祇、人鬼都可以祭祀。自辰时以后多是白天，自寅时以前多是夜晚，所以卯时是黑夜和白天相交的时间，处在这中间，昼夜夹着它，所以称为夹钟。

【原文】

黄钟一变为林钟，再变为太簇，三变南吕，四变姑洗，五变应钟，六变蕤宾，七变大吕，八变夷则，九变夹钟。函钟一变为太簇，再变为南吕，三变姑洗，四变应钟，五变蕤宾，六变太吕，七变夷则，八变夹钟也。圜钟一变为无射，再变为中吕，三变为黄钟清宫，四变合至林钟，林钟无清宫，至太簇清宫为四变；五变合至南吕，南吕无清宫，直至大吕清宫为五变；六变合至夷则，夷则无清宫，

直至夹钟清宫为六变也。十二律，黄钟、大吕、太簇、夹钟四律有清宫，总谓之十六律。自姑洗至应钟八律，皆无清宫，但处位而已。

【译文】

祭祀人鬼从黄钟开始，一变成了林钟，再变成太簇，三变成了南吕，四变成姑洗，五变成了应钟，六变成了蕤宾，七变成了大吕，八变成了夷则，九交成了夹钟。祭祀地祇从函钟开始，一变成了太簇，二变成了南吕，三变成了姑洗，四交成了应钟，五变成了蕤宾，六变成了大吕，七变成了夷则，八变成了夹钟。祭祀天神从圆钟开始，一变成了无射，二变成了中吕，三变成了黄钟清宫，四变本应到林钟，因为林钟没有清宫，所以到太簇清宫为第四变；五变本应到南吕，南吕也没有清宫，一直到大吕清宫才成了第五变；六变本应到夷则，夷则也没有清宫，一直到夹钟清宫才成了第六变。在12律中，黄钟、大吕、太簇、夹钟这4律都有清宫，总共16律。从姑洗到应钟8律，都没有清宫，只是占一个位置罢了。

【原文】

此皆天理不可易者。古人以为难知，盖不深索之。听其声，求其义，考其序，无毫发可移，此所谓天理也。一者人鬼，以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为序者；二者天神，三者地祇，比以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为序者；四者以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者；五者六变、八变、九变皆会于夹钟者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这一切都是自然规则，不能改变的。古人以为难得理解，那是没有去深入探求。听听音乐的声音，探求它的含义，考察它的次序，就知道不能有丝毫的变动，这就是自然规则。一是祭祀人鬼，按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的次序；二是祭祀天神，三是祭祀地祇，都按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的次序；四是用黄钟一种韵律区分祭天、祭地两种音乐；五是演奏6节、8节、9节，都在夹钟会合。

【原文】

六吕：三曰钟，三曰吕。夹钟、林钟、应钟。太吕、中吕、南吕。钟与吕常相间，常相对，六吕之间，复自有阴阳也。纳音之法：申、子、辰、巳、酉、丑为阳纪，寅、午、戌、亥、卯、未为阴纪。亥、卯、未，曰夹钟、林钟、应钟，阳中之阴也。黄钟者，阳之所钟也；夹钟、林钟、应钟，阴之所钟也。故皆谓之钟。巳、酉、丑，太吕、中吕、南吕，阴中之阳也。吕，助也，能时出而助阳也，故皆谓之吕。

【译文】

六吕：其中三个叫做钟，三个叫做吕，就是夹钟、林钟、应钟和大吕、中吕、南吕。钟与吕常常互相间隔、互相对应，六吕之间也自有阴阳之分。音、律和五行配合的法则是：申、子、辰、巳、酉、丑为阳纪，寅、午、戌、亥、卯、未为阴纪。其中亥、卯、未分别对应夹钟、林钟、应钟，这是阳中之阴。黄钟，是阳纪所汇聚之处；夹钟、林钟、应钟，是阴纪所汇聚之处。所以都叫做“钟”。巳、酉、丑分别对应大吕、中吕、南吕，这是阴中之阳。吕，就是辅助，能够时时出现来辅助阳，所以叫做“吕”。

【原文】

《汉志》：“阴阳相生，自黄钟始而左旋，八八为伍。”八八为伍者，谓一上生与一下生相间。如此，则自大吕以后，律数皆差，须自蕤宾再上生，方得本数。此八八为伍之误也。或曰：“律无上生吕之理，但当下生而用浊倍。二说皆通。然至蕤宾清宫生大吕清宫，又当再上生。如此时上时下，即非自然之数，不免牵合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《汉书·律历志》说：“阴阳互相促进，从黄钟开始，接着是左旋，八八为伍。”八八为伍的意思，说的是一上生与一下生相间隔。像这样的话，那从大吕以后，律数都会不相对，必须从蕤宾开始再

上生，才能得到对应的数。这就是八八为伍的错误。有人说：“乐律没有上生吕的道理，只应当下生而用一个倍数。”这两种说法都说得通。但到了蕤宾清宫生出大吕清宫，还应当再上生。像这样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就不符合自然的规律，免不了是一种牵强凑合了。

【原文】

自子至巳为阳律、阳吕，自午至亥为阴律、阴吕。凡阳律、阳吕皆下生，阴律、阴吕皆上生。故巳方之律谓之中吕，言阴阳至此而中也。中吕当读如本字，作“仲”非也。至午则谓之蕤宾。阳常为主，阴常为宾。蕤宾者，阳至此而为宾也。纳音之法，自黄钟相生，至于中吕而中，谓之阳纪；自蕤宾相生，至于应钟而终，谓之阴纪。盖中吕为阴阳之中，子午为阴阳之分也。

【译文】

从子到巳为阳律、阳吕，从午到亥为阴律、阴吕。凡是阳律、阳吕都为下生，阴律、阴吕都为上生。所以巳这个区域的音律叫做中吕，它正是阴阳到了这个中间。中吕应当读它的本音，读成“仲”不对。到了午这一区域就叫做蕤宾，因为阳常为主，阴常为宾，蕤宾的意思是，阳到了这一区域就成为宾了。音、律、五行配合的法则是，从黄钟开始上升，到了中吕就居中，称为阳纪；从蕤宾开始上升，到了应钟结束，称为阴纪。中吕处在阴阳的中间，就像子时和午时是阴阳的分界一样。

【原文】

《汉志》言数曰：“太极元气，函三为一。极，中也。元，始也。行于十二辰，始动于子。参之于丑，得三。又参之于寅，得九。又参之于卯，得二十七。”历十二辰，“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。此阴阳合德，气钟于子，化生万物者也。”殊不知此乃求律吕长短体算立成法耳，别有何义？为史者但见其数浩博，莫测所用，乃曰“此阴阳合德，化生万物者也。”尝有人于土中得一朽弊捣帛杵，不识，持归以示邻里。大小聚观，莫不怪愕，不知何物。后有一书生过，

见之曰：“此灵物也。吾闻防风氏身长三丈，骨节专车。此防风氏胫骨也。”乡人皆喜，筑庙祭之，谓之“胫庙”。班固此论，亦近乎“胫庙”也。

【译文】

《汉书·律历志》讲到天文历数时说：“天地未分时一团太极元气，包含了‘三’又混合为‘一’。极，是充满的意思。元，是开始的意思。运行在12辰之中，从子开始运动，3倍子数，在丑得3；再3倍，在寅得9；又3倍，到卯得27。”这样经过12辰，“得177147。这是阴阳和合，气凝聚在子，然后变化产生万物。”却不知道这就是为计算律管长短所规定的计算方法，另外还有什么意义？编写史书的人只见这个数字特别庞大，不清楚它的用途，就说“这是阴阳和合，变化产生万物”。从前有人在土里拣到一根腐烂了的捣衣木棒，不认识它，拿回去给乡邻们看，大人小孩都来围观，没有不感到惊奇的，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后来有一个读书人经过这里，看见这东西，说：“这是神灵的东西。我听说古时候防风氏身高3丈，骨头占满一车，这就是防风氏的小腿骨啊！”乡邻都很高兴，修了一座庙祭祀它，叫做“小腿庙”。班固这段言论，大概与“小腿庙”很接近吧。

【原文】

吾闻《羯鼓录》序羯鼓之声云：“透空碎远，极异众乐。”唐羯鼓曲，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，有《大合蝉》、《滴滴泉》之曲。余在郾延时，尚闻其声。泾、原承受公事杨元孙因奏事回，有旨令召此人赴阙。元孙至邠，而其人已死，羯鼓遗音遂绝。今乐部中所有，但名存而已，“透空碎远”了无余迹。唐明帝与李龟年论羯鼓云：“杖之弊者四柅。”用力如此，其为艺可知也。

【译文】

我听说《羯鼓录》中叙述羯鼓的声音道：“穿透高空，细长悠远，与其他乐器的声音大不相同。”唐代的羯鼓曲，现在只有邠州一

位老人能够演奏，有《大合蝉》、《滴滴泉》的曲子。我在郾延时，还听过他演奏的乐曲。泾、原走马承受公事杨元孙因入朝报告公务，带回圣旨命令召这个人去朝廷。杨元孙到邠州，那个人已经死了，羯鼓曲的遗音就灭绝了。现在乐队的乐曲中所有的，只是名目还存在罢了，那穿透高空、细长悠远的声音已完全没有一点遗迹了。唐明皇与李龟年谈论羯鼓时说到破坏了的鼓槌装了四个柜子，用力这样大，那种技艺是可以想见的了。

【原文】

元稹《连昌宫词》有“逡巡‘大遍’凉州彻。”所谓“大遍”者，有序、引、歌、瓢、唯、哨、催、擷、袞、破、行、中腔、踏歌之类，凡数十解，每解有数叠者。裁截用之，则谓之“摘遍。”今人大曲，皆是裁用，悉非“大遍”也。

【译文】

元稹《连昌宫词》中有诗句“逡巡‘大遍’凉州彻”。所说的“大遍”，有序、引、歌、瓢、唯、哨、催、擷、袞、破、行、中腔、踏歌之类，共有几十章，每章又重复演奏好几遍。假如选取其中一段演奏，就叫“摘遍”。现在人们演奏的大曲，都是选段，全都不是“大遍”了。

【原文】

鼓吹部有拱辰管，即古之叉手管也。太宗皇帝赐今名。

【译文】

唐代宫廷乐队中有拱辰管，就是古代的叉手管，是太宗皇帝赐给的现在这个名字。

【原文】

边兵每得胜回，则连队抗声凯歌，乃古之遗音也。凯歌词甚多，皆市井鄙俚之语。余在郾延时，制数十曲，令士卒歌之。今粗记得